

隨園詩話

蘇子卿

PDG

710.23
4048

隨園詩話卷一

一
古英雄未遇時，都無大志，非止鄧禹希文學，馬武望督郵也。晉文公有妻有馬，不肯去齊。光武貧時，與李通訟逋租於嚴尤。尤奇而目之。光武歸謂李通曰：「嚴公寧目君耶？」窺其意，以得嚴君一盼爲榮。韓蕲王爲小卒時，相士言其日後封王。韓大怒，以爲侮己，奮拳毆之。都是一般見解。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：「攬鏡人將老，開門草未生。」詠懷云：「看來四十猶如此，便到百年已可知。」皆作郎中時詩也。玩其詞，若不料此後之出將入相者。及其爲七省經略，在金中丞席上云：「問心都是酬恩客，屈指誰爲濟世才？」登甲秀樓絕句云：「炊烟卓午散輕絲，十萬人家飯熟時。問訊何年招濟火？斜陽滿樹試鄉祠。」居然以武侯自命，皆與未得志時氣象迥異。張桐城相公則自翰林至作首相，詩皆一格。最清妙者：「柳陰春水曲，花外暮山多。」「葉底花開人不見，一雙蝴蝶已先知。」「臨水種花知有意，一枝化作兩枝看。」扈蹕云：「誰憐七十龍鍾叟，騎馬踏冰星滿天。」和皇上風箏云：「九霄日近增華色，四野風多仗寶繩。」押「繩」字韻，寄託遙深。

二

楊誠齋曰：「從來天分低拙之人，好談格調，而不解風趣。何也？格調是空架子，有腔口易描；風趣專寫性靈，非天才不辦。」余深愛其言。須知有性情，便有格律，格律不在性情外。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，誰爲之格？誰爲之律？而今之談格調者，能出其範圍否？況臯、禹之歌，不同乎三百篇；國風之格，不同乎雅、頌；格豈有一定哉？許渾云：「吟詩好似成仙骨，骨裏無詩莫浪吟。」詩在骨不在格也。

三

前明門戶之習，不止朝廷也，於詩亦然。當其盛時，高楊、張徐，各自成家，毫無門戶。一傳而爲七子，再傳而爲鍾、譚，爲公安，又再傳而爲虞山；率皆攻排詆呵，自樹一幟，殊可笑也。凡人各有得力處，各有垂鑒處，總要平心靜氣，存其是而去其非。試思七子、鍾、譚，若無當日之盛名，則虞山選列朝詩時，方將搜索於荒村寂寞之鄉，得半句片言以傳其人矣。敵必當王，射先中馬，皆好名者之累也！

四

耐圃相公構蔬香閣，種菜數畦，題一聯云：「今日正宜知此味，當年曾自咬其根。」鄂西林相公亦有菜

圖對聯云：「此味易知，但須綠野秋來種；對他有愧，只恐蒼生面色多。」兩人都用真西山語，而胸襟氣象，却迥不侔。

五

落第詩，唐人極多。本朝程魚門云：「也應有淚流知己，只覺無顏對俗人。」陳梅岑云：「得原有命他休問，壯不如人後可知。」家香亭云：「共說文章原有價，若論儔倖豈無人？」又云：「愁看童僕淒涼色，怕讀親朋慰籍書。」王菊莊云：「親朋共恨登程日，鄉里先傳下第名。」皆可與唐人韻頡。然讀姚武功云：「須鑿燕然山上石，登科記裏是閒名。」則爽然若失矣。讀唐青臣云：「不第遠歸來，妻子色不喜。黃犬恰有情，當門臥搖尾。則吃吃笑不休矣。其他如：「不辭更寫公卿卷，恰是難修骨肉書。」「失意雅不慚，見花如見仇。路逢白面郎，醉簪花滿頭。」「枉坐公車行萬里，譬如閒看華山來。」「鄉連南渡思菰米，淚滴東風避杏花。」俱妙。

六

余作詩，雅不喜疊韻、和韻、及用古人韻。以爲詩寫性情，惟吾所適。一韻中有千百字，憑吾所選，尙有用定後不慊意而別改者，何得以一二韻約束爲之？既約束，則不得不湊拍；既湊拍，安得有性情哉？莊子曰：「忘足，履之適也。」余亦曰：忘韻，詩之適也。

七

常州趙仁叔有一聯云：『蝶來風有致，人去月無聊。』仁叔一生，只傳此二句。某擬古云：『莫作江上舟，莫作江上月。舟載人別離，月照人離別。』其人生，所傳亦只此四句。金聖歎好批小說，人多薄之，然其宿野廟一絕云：『衆響漸已寂，蟲於佛面飛。半窻關夜雨，四壁掛僧衣。』殊清絕。孔東堂演桃花扇曲本，有詩集若干，佳句云：『船衝宿鷺排檣起，燈引秋蚊入帳飛。』其他首未能稱是。

八

嵩亭上人題活埋菴云：『誰把菴名號「活埋」？令人千古費疑猜。我今豈是輕生者，只爲從前死過來。』周道士鶴雛有句云：『大道得從心死後，此身誤在我生前。』兩詩於禪理俱有所得。

九

乾隆丙辰，余二十一歲，起居叔父于廣西。撫軍金震方先生一見有國士之目，特疏薦博學宏詞，首敘年齒，再夸文學，并云：『臣朝夕觀其爲人，性情恬淡，舉止安詳。國家應運生才，必爲大成之器。』一時司道爭來探問。公每見屬吏，談公事外，必及余之某詩某句，津津道之，并及其容止動作。余在屏後聞之竊喜。探公見客，必隨而竊聽焉。呈七排一首，有句云：『萬里關前修薦表，百官座上嘆文章。』蓋實事

也。公有詩集數卷，歿後無從編輯，僅記其答幕友祝壽云：「浮生虛逐黃雲度，高士羣歌白雪來。」題八桂堂云：「盡日天香生畫戟，有時鶴舞到匡床。」想見撫粵九年，政簡刑清光景。

一〇

己未朝考題是賦得因風想玉珂。余欲刻畫「想」字，有句云：「聲疑來禁院，人似隔天河。」諸總裁以爲語涉不莊，將置之孫山。大司寇尹公與諸公力爭曰：「此人肯用心思，必年少有才者，尙未解應制體裁耳。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習也。倘進呈時，上有駁問，我當獨奏。」群議始息。余之得與館選，受尹公知，從此始。未幾，上命公教習庶吉士。余獻詩云：「琴囊已成焦尾斷，風高重轉落花紅。」

一一

尹文端公總督江南，年才三十，人呼「小尹」。海寧詩人楊守知，字次也，康熙庚辰進士。以道員挂誤，候補南河，年七十矣。尹知爲老名士，所以獎慰之者甚厚。楊喜，自指其髻，嘆曰：「蒙公盛意，惜守知老矣！」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「公應聲曰：「不然，君獨不聞「天意憐幽草，人間重晚晴」乎？」楊駭然，出語人曰：「不謂小尹少年科甲，竟能吐屬風流。」

尹文端公好和韻，尤好疊韻，每與人角勝，多多益善。庚辰十月，爲勾當公事，與嘉興錢香樹尙書相遇蘇州，和詩至十餘次。一時材官儼從，爲送兩家詩，至於馬疲人倦。尙書還嘉禾，而尹公又追寄一首，

挑之於吳江。尙書覆札云：「歲事匆匆，實不能再和矣。顧公偏告同人，說香樹老子，戰敗於吳江道上。何如？」適枚過蘇，見此札，遂獻七律一章，第五六云：「秋容老圃無衰色，詩律吳江有敗兵。」公喜，從此又與枚疊和不休。押「兵」字，有「消寒須用美人兵」，「莫向床頭笑曳兵」之句，蓋探枚方娶妾故也。其好諧謔如此。己卯八月，枚江北穫稻歸，飲於公所。酒畢，與諸公子夜談。公從後堂札示云：「山人在外初回，家姬必多相憶。盍早歸乎？」余題札後云：「夜深手札出深閨，勸我新歸應早回。自笑公門嫻桃李，五更結子要風催。」除夕，公賜食物。枚以詩謝，末首云：「知公得韻便傳箋，倚馬才高不讓先。今日教公輸一着，新詩和到是明年。」公見之，大笑。

一二

託冢宰庸，字師健，作江寧方伯時，潘明府涵，極言公風雅，強余入謁。果一見如平生懽。讀其送人赴陝詩云：「潞河水合悲風生，欲曙不曙烏飛鳴。寒山歷歷路不盡，班馬蕭蕭君獨行。公孫閣下正延士，博望關西方用兵。此去知君未即返，月明空有相思情。」音節可愛。遂獻公二律，前四句云：「七十神仙海鶴姿，六年人悔見公遲。學窮宋理談偏妙，詩合唐音自不知。」次日，公過訪隨園，坐定，忽正色曰：「吾欲借君一貴重之物，未知肯否？」余愕然，問何物？公笑出袖中和韻詩，第二句仍是「六年人悔見公遲」七字耳。彼此囁然。兩人詩都遺失。余只記押「心」字韻。尹相國和云：「若非元老憐才意，爭動閒雲出岫心？」

一三

以昌黎之崛強，宜鄙俳體矣，而滕王閣序曰：「得附三王之末，有榮耀焉。」以杜少陵之博大，宜薄初唐矣，而詩曰：「王、楊、盧、駱當時體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。」以黃山谷之奧峭，宜薄西崑矣，而詩云：「元之如砥柱，大年若霜鶴。」王、楊立本朝，與世作郭郭。今人未窺韓柳門戶，而先掃六朝，未得李杜皮毛，而已輕溫李，何蚬螭之多也！

一四

「懷仁輔義天下悅，阿諛順旨要領絕。」子陵語也。「崇山幽都何可偶，黃鉞一下無處所。」光武語也。兩人同學，故言語相同，皆七古中硬句。

一五

古無類書，無志書，又無字彙，故三都兩京賦，言木則若干，言鳥則若干，必待搜輯群書，廣採風土，然後成文。果能才藻富艷，便傾動一時。洛陽所以紙貴者，直是家置一本，當類書、郡志讀耳。故成之亦須十年、五年。今類書、字彙，無所不備，使左思生於今日，必不作此種賦。即作之，不過翻摘故紙，一二日可成。而抄誦之者，亦無有也。今人作詩賦，而好用襍事僻韻，以多爲貴者，悞矣！

一六

「樂府」二字，是官監之名，見霍光張放兩傳。其君馬黃、臨高臺等樂章，久矣失傳。蓋因樂府傳寫，大字爲辭，細字爲聲，聲詞合寫，易至舛悞。是以曹魏改將進酒爲平關中，上之回爲克官渡，共十二曲，並不襲漢。晉人改思悲翁爲宣受命，朱鷺爲靈之祥，共十二曲，亦不襲魏。唐太白、長吉知之，故仍其本名，而自作己詩。少陵、張、王、元、白知之，故自作己詩，而創爲新樂府。元稹序杜詩，言之甚詳。鄭樵亦言：「今之樂府，崔豹以義說名，吳兢以事解目，與詩之失傳一也。將進酒，而李餘乃序烈女，出門行，而劉猛不言別離，秋胡行，而武帝云「晨上散關山，此道當何難」，皆與題無涉。」今人猶貿貿然抱樂府解題爲秘本，而字摹句倣之，如畫鬼魅，鑿空無據，且必置之卷首，以撐門面。猶之自標門閥，稱乃祖乃宗，絕大官銜，而不知其與己無干也。

一七

左氏：「鄭伯享趙孟于垂隴。七子賦詩：伯有賦鶉奔。趙孟斥之曰：「床第之言不踰闕，非使人之所聞也。」然則其他之賦野有蔓草、有女同車及蓀兮者，其非淫奔之詩，明矣。」

一八

「庚」字古音同「岡」，故字法「庚」從「庚」，漢以前無讀「羹」者。「慶」字古音同「羌」，漢以前無讀「馨」者。「令」字古音同「連」，入「先」「仙」韻，轉去聲作「戀」，漢以前無讀「靈」者。

一九

文選詩，有五韵七韵者。李德裕所謂：「意盡而止，成篇不拘於箋偶也。」

二〇

陸放翁：「燒灰除菜蝗。」「蝗」字作仄聲。徐騎省：「莫折紅芳樹，但知盡意看。」「但」字作平聲。李山甫赴舉別所知詩：「黃祖不憐鸚鵡客，志公偏賞麒麟兒。」「麒」字作仄聲。王建贈李僕射詩：「每日城南空挑戰。」「挑」字作仄聲。贈田侍中：「綠窗紅燈酒。」「燈」字作仄聲。皆本白香山之以「司」爲「四」，「罷」爲「別」，「凝脂」爲「佞」，「紅橋三百九十橋」，「十」字讀「堪」也。韓愈岳陽樓詩：「宇宙隘而妨。」「妨」作爲「別」，「凝脂」爲「佞」，「紅橋三百九十橋」，「十」字讀「堪」也。韓愈岳陽樓詩：「宇宙隘而妨。」「妨」作「訪」音。東都詩：「新輩只朝評。」「評」作「病」音。元稹東南行百韵詩：「徵俸封魚租。」「封」音「俸」。

店臥詩：「一生長苦節，三省詎行怪。」「怪」音「乖」。嶺南詩：「聯遊虧片玉，洞照失明鑒。」「鑒」音「間」。夜池詩：「高屋無人風張幙。」「張」音「丈」。「苦思正旦耐白雪，閒觀風色動青旂。」「正旦」讀作「真丹」。又白居易和令狐相公詩：「仁風扇道路，陰雨膏閭閻。」「扇」平聲，「膏」去聲。李商隱石城詩：「簾冰將飄枕，簾烘不隱鈎。」自註：「冰」去聲。「陸龜蒙包山詩：「海客施明珠，湘蕤料淨食。」自註：

「料」平聲。朱竹垞《山塘紀事詩》：「殷勤短主簿，端笏立阼階。」阼音徂。杜少陵用「中興」、「中酒」、「王氣」、「貞觀」等字，忽平忽仄，隨其所便。大抵「相如」之「相」，「燈檠」之「檠」，「親迎」之「迎」，「親家」之「親」，「寧馨」之「馨」，「蒲桃」之「蒲」，「鄼侯」之「鄼」，「馬援」之「援」，「別離」之「離」，「急難」之「難」，「上應」之「應」，「判捨」之「判」，「量移」之「量」，「處分」之「分」，「范蠡」之「蠡」，「廟衡」之「廟」，「伍員」之「員」，皆平仄兩用。

二

宋人雪詩：「待伴不嫌鴛瓦冷，羞明常怯玉鉤斜。」已新矣。鄭所南雪詩：「梅戰素手白相敵，酒潮上臉紅不鮮。」更新。蕭德藻《梅花詩》：「湘妃危立凍蛟背，海月冷掛珊瑚枝。」已新矣。徐巢友《梅詩》：「過牆新水滴眠鶴，壓屋冷雲眠定僧。」更新。

三

三餘編言：「詩家使事，不可太泥。」白傳《長恨歌》：「峨帽山下少人行。」明皇幸蜀，不過峨帽。謝宣城詩：「澄江淨如練。」宣城去江百餘里，縣治左右無江。相如上《林賦》：「八川分流。」長安無八川。嚴冬友曰：「西漢時，長安原有八川，謂：涇、渭、灤、澧、瀉、潏、潏也，至宋時則無矣。」

二五

人稱才大者，如萬里黃河，與泥沙俱下。余以爲，此蠱才，非大才也。大才如海水接天，波濤浴日，所見皆金銀宮闕，奇花異草，安得有泥沙汚人眼界耶？或曰：「詩有大家，有名家。大家不嫌龐雜，名家必選字酌句。」余道：作者自命當作名家，而使後人置我於大家之中，不可自命爲大家，而轉使後人屏我於名家之外。常規蔣心餘太史云：「君切莫老手類唐，才人膽大也。」心餘以爲然。

二四

凡神廟扁對，難其用成語而有味。或造倉頡廟，求扁。侯明經嘉繹，提筆書「始制文字」四字。人人叫絕。或求戲臺對聯。姚念茲集唐句云：「此曲祇應天上有，斯人莫道世間無。」又，張文敏公戲臺集宋句云：「古往今來只如此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」蘇州戲館集曲句云：「把往事，今朝重提起，破工夫，明日早些來。」俱妙。或題諸葛廟，用「丞相祠堂」四字，亦雅切。

二五

余不喜黃山谷詩，而古人所見有相同者。魏泰譏山谷：「得機羽而失鷗鵬，專拾取古人所吐棄不屑用之字，而矜矜然自炫其奇，抑末也。」王介州曰：「以山谷詩爲瘦硬，有類驢夫腳跟，惡僧藜杖。」東坡云：「讀

山谷詩，如食蟪蛄，恐發風動氣。」郭功甫云：「山谷作詩，必費如許氣力，爲是甚底？」林艾軒云：「蘇詩如丈夫見客，大踏步便出去。」黃詩如女子見人，先有許多粧裹作相。此蘇、黃兩公之優劣也。」余嘗比山谷詩，如果中之百合，蔬中之刀豆也。畢竟味少。

二六

徐凝咏瀑布云：「萬古常疑白練飛，一條界破青山色。」的是佳語。而東坡以爲惡詩，嫌其未超脫也。然東坡海棠詩云：「朱唇得酒暈生臉，翠袖捲紗紅映肉。」似比徐詩更惡矣。人震蘇公之名，不敢掉聲。此應劭所謂「隨聲者多，審音者少」也。

二七

某孝廉有句云：「立誓乾坤不受恩。」蓋自矜風骨也。余不以爲然，寄書規之，云：「人在世間，如何能不受人恩？古人如陶靖節之高，而以乞一頓食，至於冥報相貽。杜少陵以稷，與自許，而感孫宰存卹，至於願結弟兄。范文正公是何等人，而以晏公一薦故，終身執門生之禮。蓋太上貴德，其次務施報，聖人之所不諱也。」若商賈意太史之詩則不然，曰：「名心未了難遺世，晚景無多怕受恩。」蔣若生太史之詩亦不然，曰：「不是微禽敢辭惠，只愁無處覓金環。」此皆不立身分，而身分彌高。

山陰胡天游稚威，以曠代才，受知於大宗伯任香谷先生。其待之之厚，不亞於令狐相公之待玉溪生也。
 館於其家。八月五日，宗伯指庭前蒲萄曰：「彼實垂垂矣。若能以『儕』『淮』險韻，刻劃其狀，當令某侑進
 酒爲懼。」稚威刻燭二寸，成四十韻。其警句云：「一樹微藏曉，添幽得小齋。攀藤高屋起，縛架碧霄排。
 翻水層篩網，行天爪擲釵。枚驚千釘錯，結古百繩偕。見擬通身膽，環雕出目蛙。巧懸漏泡住，危果彈
 丸佳。多覺欺隣棗，貧猶敵庾麋。粉粘雲母膩，光逼水晶揩。軟謝金刀切，津宜貝齒潛。人窺雨餘館，
 涼破日斜階。寒別關門遠，肥憐壤性乖。豈知根入塞，不比橘踰淮。」一時傳誦。後乾隆辛卯冬日，嚴
 冬友侍讀在沈學士雲椒席上，偶談及稚威以險韻咏蒲桃事。沈因指席間橄欖，命其門人陳梅岑云：
 「汝能以十三『覃』韻賦此乎？」陳卽席成二十韻。警句云：「青子當秋熟，評芳自嶺南。嘉名忠可喻，真
 意諫同參。種類炎方別，林園壯月探。陰還連野屋，高欲逼層嵐。摘去梯難架，收來杖易擔。求溫溫
 箸裏，致遠籍筒函。買或論千百，嘗應只二三。顰眉今莫訝，苦口舊曾諳。細共檳榔嚼，香逾荳蔻含。討
 尋偏耐久，風格在回甘。核試花生燭，仁挑粟綴簪。幸登君子席，佳話並傳柑。」余亦在席上，命門人楊
 蓉裳仿之，咏錢云：「魚伯飛來後，平添利海波。斷銅耶水曲，鑄幣歷山阿。輕影翻鯨甲，花紋皺鳳羅。
 五銖工剪鑿，四柱細摩挲。輪郭分烏漉，文章備隸蝌。好從床腳繞，誰向夢中磨。蕭庫懸標榜，吳宮衛
 甲戈。營中贖才士，帳下買青娥。藏處同牛吼，行來倩馬馱。無緣休慕『孔』，有癖定歸和。積窖千緡

朽，當筵一擲多。裁皮嗤大業，剪葉記閨婆。只我偏窮薄，終年嘆轆軻。逐貧空有賦，得寶不成歌。壁立已如此，囊空將奈何！畫又三十塊，掛壁羨東坡。『陳陽二君，年未弱冠。』

二九

方望溪刪改八家文，屈梅翁改杜詩，人以爲妄。余以爲八家，少陵復生，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，必有反覆辯論而不遵其改者。要之，扶摘於字句間，雖六經頗有可議處，固無勞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。

三〇

余甲戌春，往揚州，過宏濟寺，見題壁云：『隨着鐘聲入梵宮，憑誰一喝耳雙聾？梁樞不解無言旨，孤負拈花一笑中。』山水爭留文字緣，脚跟猶帶九州烟。現身莫問三生事，我到人間廿四年。』末無姓名，但著『茗生』二字。余錄其詩，歸訪年餘。熊滌齋先生告以茗生姓蔣，名士銓，江西才子也。且爲通其意。茗生乃寄余詩云：『鴻爪春泥迹偶存，三生文字繫精魂。神交豈但同傾蓋，知己從來勝感恩。』已而入丁丑翰林，假歸，僑寓金陵，與余交好。壬申春，余過良鄉，見旅店題詩云：『滿地榆錢莫療貧，垂楊難繫轉蓬身。離懷未飲常如醉，客邸無花不算春。欲語性情思骨肉，偶談山水悔風塵。謀生消盡輪蹄鐵，輪與成都賣卜人。』末亦無姓名，但書『篁村』二字。余和其詩，有『好疊花箋抄稿去，天涯沿路訪斯人』之

句。隔十三年，勞宗發觀察來江南，云：渠幸良鄉時，見店壁有此二詩，爲館欽差故，主人將坊去，心甚愛之，抄詩請於制府方敏愍公。方亦欣賞，諭令勿坊。然彼此不知篁村何許人。壬辰，在梁瑤峰方伯署中，晤篁村。方知姓陶，名元藻，會稽諸生也。以此語告陶。陶感三人之知己，而傷方、勞二公之已亡，重賦云：「匹馬曾從燕、薊趨，橋霜店月已模糊。人如曠世星難聚，詩有同聲德未孤。自笑長吟忘歲月，翻勞相訪徧江湖。秦淮河上敦槃會，應識今吾即故吾。」三間老屋夕陽邨，底事高軒過此門？飛蓋翠搖新蘸墨，華鎗紅照舊題痕。不教畫墁傭奴易，便勝紗籠佛殿尊。惆悵憐才青眼客，幾番剪紙爲招魂。」

三一

本朝王次回疑雨集，香奩絕調，惜其只成此一家數耳。沈歸愚尙書選國朝詩，擯而不錄，何所見之狹也！嘗作書難之云：「關雎爲國風之首，卽言男女之情。孔子刪詩，亦存鄭、衛，公何獨不選次回詩？」沈亦無以答也。唐李飛鵬元白詩「纖麗不逞，爲名教罪人」。卒之千載而下，知有元、白，不知有李飛鵬。或云：飛鵬此言見于杜牧集中。牧祖佑，年老不致仕，香山有詩譏之，故牧假飛鵬語以詆之耳。

三二

余戲刻一私印，用唐人「錢塘蘇小是鄉親」之句。某尙書過金陵，索余詩冊。余一時率意用之。尙書大加訶責。余初猶遜謝，旣而責之不休，余正色曰：「公以爲此印不倫耶？在今日觀，自然公官一品，蘇小」

賤矣。誠恐百年以後，人但知有蘇小，不復知有公也。」一座輒然。

三三

高文良公夫人，名琬，字季玉，蔡將軍毓榮之女，尙書璣之妹也。其母國色，相傳爲吳宮舊人。夫人生而明艷，嫺雅能詩。公巡撫蘇州，與總督某不合，屢爲所傾，而公卓然孤立。咏白燕，第五句云：「有色何曾相假借。」沉思未對。適夫人至，代握筆曰：「不羣仍恐太分明。」蓋規之也。夫人博極羣書，兼通政治。文良公之奏疏文檄等作，每與商定。詩集不傳。記其咏九華峯寺云：「蘿壁松門一徑深，題名猶記舊鋪金。苔生塵鼎無香火，經蝕僧廚有蠹蟬。赤手屠鯨千載事，白頭歸佛一生心。征南部曲今誰是？剩有枯禪守故林。」此爲其父平吳逆後，獲咎歸空門而作也。

三四

宋蓉塘詩話譏白太傅在杭州，憶妓詩多於憶民詩。此苛論也，亦腐論也。關雎一篇，文王輾轉反側，何不憶王季、太王，而憶淑女耶？孔子尼於陳、蔡，何以不思魯君，而思及門耶？

三五

詩人陳製錦，字組雲，居南門外，與報恩寺塔相近。樊明徵秀才贈詩云：「南郊風物是誰真？不在山巔」